

帝台娇

【上册】

完结篇

纳兰初晴◎著

他是王朝最精明睿智、

冷血狠辣的少年天子，

削藩夺位，皇权在握。

她是隋唐最神秘传奇、惊才绝艳的长公主，

平定内乱，扶持幼帝。

他寻遍天下要将她杀之而后快，
她却在他的后宫步步高升，宠冠六宫。
终有一日，当她隐秘的身份被揭开，
他是否爱她如初？

亿万粉丝翘首期盼，
纳兰初晴最新古典言情力作
《帝台娇》大结局！
看一出腹黑帝后相爱相杀的宫廷传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帝台娇



——
纳兰初晴◎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台娇：完结篇 / 纳兰初晴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29-08858-3

I. ①帝…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591号

帝台娇 (完结篇)

DITAIJIAO (WANJIEPIAN)

纳兰初晴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李 子

责任编辑：罗玉平

责任校对：刘 艳

装帧设计：意书坊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 000mm 1/16 印张：38 字数：806千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8858-3

定价：5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三十七章	他的骨肉	001
第三十八章	旧情难放	016
第三十九章	祭天遇刺	031
第四十章	金陵待产	046
第四十一章	双生之子	075
第四十二章	骨肉离散	091
第四十三章	凤台之约	104
第四十四章	左右为难	116
第四十五章	不敢爱你	131
第四十六章	绝世之痛	146
第四十七章	心不由己	175
第四十八章	皇族秘辛	185
第四十九章	此情昭昭	215
第五十章	重回盛京	227
第五十一章	朕的孩子	257
第五十二章	双子重逢	278



第三十七章

他的骨肉

白玉霞关回到彭城的一路上，凤婧衣整个人都是恍恍惚惚的，脑子里不时传来夏侯彻自城墙上坠落在铁钎阵里的轰然之声，一声接着一声快要将她的脑子炸裂开来。

一直到了彭城军营，风景勒马停下，先下了马扶她下来，却发现她根本站都站不稳，看着她惊骇未定的眼睛，顿时红了眼眶：“皇姐，我们回家了，他再也欺负不到你了。”

凤婧衣怔怔地望着眼前的风景，张了张嘴想要说话，口中却瞬间涌出阵阵腥甜，眼前的影像阵阵模糊，最后坠入无边的黑暗。

“军医，快召军医过来。”风景一边将人扶住，一边唤道。

好不容易将人扶回了大帐，他执袖擦去了她嘴角的血迹，看着她额头的伤，再一看到她手上包着的渗着血迹的白布，难以抑制地哭出声来。

人说长姐如母，于他而言这话是真的。

母妃早逝，他是跟着她长大的，是在她的保护下长大的。

可是这么多年，为了保护他，他的阿姐受了多少苦啊。

他小心翼翼握着她受伤的手，跪在榻边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坚定地道：“皇姐，小景长大了，以后小景都会保护皇姐的。”

“皇上，军医到了！”侍卫在帐外禀报道。

风景连忙擦干净脸上的泪痕，起身站在床边道：“快进来。”

“皇上……”

“免礼，先给皇姐看看伤势如何！”风景不耐烦地打断军医的请安，催促道。

两名军医连忙到了榻前请脉，查看了伤势之后，一人上前回道：“皇上，长公主并

无大碍，都只是些皮外伤，可能是头上的新伤有些重，最近又未能休息调养好，所以才晕了过去，好生调养一段时日应该就会有好转的。”

风景微微松了口气，道：“快下去抓药，煎药过来。”

“是。”两名军医连忙应声，跪了安退下。

风景望了望榻上的人，快步出了大帐，道：“来人。”

两名侍卫闻声过来，拱手道：“皇上有何吩咐。”

“你们立刻回金陵，传朕旨意接沁芳姑娘来彭城。”风景道。

沁芳一直服侍在皇姐身边，又厨艺过人，有她来照顾皇姐是再好不过的。

两名侍卫连忙领命，前去金陵传旨。

风景回了帐中，亲自侍奉在床前，等着她醒来。

一个人坐着坐着便不由得想起了往事，以往他生病的时候，皇姐也是这样一直守在他的床边照顾他，那个时候他却总是喜欢这种被宠着照料的幸福，从来不懂得她的辛苦和担心。

日暮黄昏，萧昱一行人方才带着兵马回到彭城，一进城向公子宸等人交代了几句，便先打马回了军营。

“阿婧！”

快步如飞进了大帐，却是看到她面色煞白地躺在榻上，人事不省。

“皇姐可能是最近太累了没有休息好，刚刚让军医过来看过了。”风景低声说道。

萧昱这才松了一口气在床边坐下来，看了看她额头的伤，好像是昨天才受的新伤。

“我刚刚已经上过药了，军医说伤势无碍，要好好休息调养，你不用担心。”风景连忙出声说道。

“那就好。”萧昱道。

风景笑了笑，这才想起来正事，问道：“夏侯彻呢？”

“被方湛他们救回城里去了，不过应该伤得不轻。”萧昱微皱着眉头，说道。

当时在半空之中，还用内力将她推了出来，这也让他无法再以内力控制自己，从而坠落在铁钎阵中，想来若非那一身铠甲护体，只怕已经当场毙命了。

可是，如果可以，他更愿意那时候救下她的人是自己，而不是那个人。

“铁钎阵是他布下想对付我们的，现在倒是对付了他自己，要真死在那里才更好。”

风景说着，眼中顿起沉冷的杀意。

“小景，不管怎样，阿婧是他救下的。”萧昱道。

虽然，他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如果夏侯彻真的就因此死了，只怕会成为阿婧心里永远都越不过去的坎。

风景沉默地抿了抿唇，没有再说话。

萧昱望向他，郑重说道：“你让人把先前备下的粮草送到玉霞关外面去吧，他日战场



上他若落在我手里，我也必放他一回，也算还他今日相救之情。”

他知道凤婧衣是什么性格，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她心里会更加过意不去，索性这份恩情，他们替她还了。

“我即刻让人去。”凤景虽然心中不愿意，但他也明白萧昱让他这样做的用意。

他行至帐门处，回头又道，“萧大哥，我还要去见几位将军商议事情，皇姐这里就交给你照看吧。”

“好。”萧昱微笑着点了点头道。

凤景默然笑了笑，掀帐出去了。

他知道，此刻那个人比他更想守在皇姐身边，如今北汉也是战火连连，也许过不了多久，他又要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让他陪在皇姐身边吧。

萧昱起身点燃了帐内的灯火，回到了床边坐下来，床上的人似乎在做什么噩梦，眉头紧紧皱着，额头不住地沁出冷汗。

他连忙取了巾帕给她擦了擦，喃喃说道：“阿婧，你怎么能那么狠心，竟然那样不管不顾地从城上跳下来。”

那一刻，他真的三魂七魄都被吓出窍了。

他不敢去想象，如果夏侯彻没有在他之前救下她，他不顾一切冲过去，面对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那将会是什么样的绝望。

所以，即便他再恨夏侯彻，却不得不谢谢他在那样的时候出手救下了她。

凤婧衣做了一个梦，梦里一遍一遍回放着夏侯彻掉在铁钎阵里被锐利的铁钎刺穿身体的画面，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血流了一地，任她怎么叫他，也无济于事。

从前，她不爱他，却骗她说她爱他。

后来，她爱上他，却只能骗他说她不爱他。

她动了心，却只能是埋葬在她内心深处的秘密，因为身为玄唐长公主的她不应该爱上他，不能爱他。

所以，她爱他，也只能在那个无人可知的梦里。

或许是因为近日都不曾合眼，她这一睡便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在次日的午后从噩梦中惊得坐起身来。

“你终于醒了。”萧昱微笑叹道。

凤婧衣怔怔地望着坐在自己眼前的人，又望了望帷内的陈设，似乎还是有些难以相信自己已经回到了玄唐。

“做噩梦了？”萧昱拿着帕子擦了擦她额头的冷汗，温声说道，“没事了，这里是彭城，你已经回来了。”

凤婧衣渐渐平复了呼吸，想到自己离开玉霞关发生的一幕，张了张嘴想要问夏侯彻的事，却又有些问不出口。

说来真是可笑，在大夏的时候他挂念着眼前的这个人，可是真正回到了玄唐，这个人就坐在了她的面前，她心中担心挂念的却又是那个人。

“我们撤兵的时候，夏侯彻已经被人救回玉霞关里面去了。”萧昱没有瞒她，坦然言道。

不过，关于夏侯彻生死不知的话，却并没有向她言明。

凤婧衣没有说话，只是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他有铠甲护身，身手又鲜有敌手，应该……应该不会有事吧？

可是，在城墙之上明明那么痛恨她，明明说好要对她无情无义，为什么……为什么还要跳下去救她？

“你睡了一天一夜了，我让人送吃的过来。”萧昱说着，起身掀帐吩咐了人送膳食过来。

而后，倒了水给她送到了床边。

“风景呢？”她问道。

“他一早过来看过你，你还没有醒，他这会儿跟几位将军在商议要事。”萧昱说着，扶着她下了床。

不一会儿工夫，便有人将膳食送了过来，公子宸等人也闻讯赶了过来探望，一伙人都围在桌面看着她一个人吃饭。

“你们伤势如何了？”凤婧衣打量了一眼公子宸和沐烟两人问道。

沐烟叹了口气，说道：“虽然现在一时半会儿还没办法恢复内力，但小命还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就要看淳于越有几分本事了。”

凤婧衣含笑点了点头，道：“那就好。”

因着进帐之前，公子宸就已经嘱咐过不要提起大夏皇帝的事，故而有说有笑，却再没有人提起那个人的名字。

她刚用完膳，北汉便有信使来见，说是要有要事禀报，萧昱只得将她交给青湮等人照顾，出去接见信使处理事情。

“好了，你们也都伤得不轻，都回去好好休息吧，我这里有青湮陪着就行了。”凤婧衣道。

公子宸等人也没有强留，一一起身告辞离开了大帐。

“外面太阳好，我扶你出去走走。”青湮说道。

凤婧衣无奈失笑，起身道：“我还没伤重到那个地步。”

说罢，赶快走在前面掀帐先出去了。

青湮跟着出来，与她并肩在营地里走着，直到人迹稀少之处，凤婧衣方才问道，“夏侯彻他……怎么样了？”

这些话，她不能问萧昱，更不能问风景，能询问的人也只有青湮了。

“当时具体的情况我也没有办法看清楚，不过去看了他掉落的地方，应该伤势不轻。”青湮说着，望了望她道，“今天一早我又去了一趟玉霞关，关内的大夫和附近的军医昨晚连夜都被召去了，想必情况并不乐观，至于现在是生是死，我也不知。”

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又在半空之中使用内力救了人，掉在那样的铁钎阵中，任凭他有再大的本事，即便不死也是重伤。

凤婧衣痛苦地敛目，呼吸阵阵颤抖，却沉默了许久都没有说话。

不知不觉地走着，当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竟是走到了彭城军营的牢房附近，于是鬼使神差地朝着当年自己被关过的那间牢房走去，她当年放火烧过的痕迹都还在。

她怔怔地望着空荡荡的牢房里面，久远的记忆如潮水般地涌来，恍惚又看到了那个一身黑羽氅坐在那里的人。

一切，清晰如昨日，却又恍然如隔世。

那个时候，他们谁又能料到，初次相遇的他们会纠缠三年，走到今天的地步。

“你也不用愧疚，凤景已经让人送了粮草到玉霞关，暂时也不会乘人之危进攻，算是还他出手救你的恩情。”青湮站在她背后说道。

当然，她看得出，她并不是愧疚，而是深深地痛心，因为心底那个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

凤婧衣闻言回过神来，转身望向青湮道：“你能不能悄悄去一趟玉霞关，看能否从前去问诊的大夫口中知道病情，然后从淳于越那里拿些伤药过去。”

她不想他死，起码……不想他是为她而死。

“好。”青湮没有多问，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凤婧衣笑了笑，道：“谢谢。”

之后，虽然是进攻玉霞关对付大夏的大好时机，玄唐军队却始终没有出兵。

直到半个月后，潜伏在玉霞关外的探子回来禀报道：“皇上，玉霞关的大夏兵马撤兵了。”

“撤兵？”凤景和帐内将领面面相觑，不解其意。

凤婧衣原本坐在一边旁听，听到消息心不由得一颤，连忙追问道：“会不会是看错了？”

“我们还特地进关去看了，大夏的兵马昨天一夜之间一人不留地都从玉霞关撤离了。”

“大夏会那么好心，把玉霞关拱手让给咱们，会不会设了什么埋伏？”一名将领出声道。

为了玉霞关，大夏与玄唐交战数次，如今他们还没有出兵，大夏怎么就自己撤兵把玉霞关白白让给了他们。

凤景沉默地想了想，望向她问道：“皇姐，你怎么看？”

“带兵入关去吧。”凤婧衣平静地说道。

没有什么埋伏，没有什么阴谋，只是那个人履行了他们之间的那个赌约。

如果她回到玄唐，大夏便从玉霞关撤兵，他说到做到了。

即便，她是以那样的方式回到了玄唐，并不是真正地赢了他。

大夏军队撤离玉霞关的举动，让玄唐军中上下都甚是不解，一开始以为是对方设了什么圈套，可是入城里里外外都巡查了几遍，也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凤景这才下令让玄唐兵马驻守了下来。

萧昱先带了凤景去巡查靠近大夏一方的关口，教他布兵防守策略，凤婧衣一个人最后入城，站在城门处看着玄唐的士兵正在清除城下的铁钎阵，夏侯彻坠落的地方数根铁钎压断了，隐约还可以看到一片被鲜血沁过的泥土。

她举步走了过去缓缓蹲了下来，颤抖地伸出手抚上那片浸过血的泥土，原本死在这里的人应该是她的，可是她一心想逃开的人却代替她坠落在了这里。

半晌，她起身进了城，独自一人上了城墙，那一天从这里走上去，发生的一幕幕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她知道他恨她，恨她不肯爱他。

他将一生中最珍贵的心意都给了她，可她却将这份心意无情地碾得粉碎了。

青湮寻到城墙之上，看到孤身迎风而立的人，上前道：“我可以去一趟盛京，打探消息回来。”

她看得出来，她很担心那个人的生死。

她之前来这里打探过，前去诊治的大夫说是一直伤重昏迷，恐有性命之危，她也从淳于越那里拿了药交给大夫，至于后来怎么样，她再没有打探到消息。

如今，大夏的军队撤离玉霞关，她就更加无从知晓了。

凤婧衣苦笑着摇了摇头，道：“不必了，路是我自己选的，现在又有什么资格回头留恋不舍，不必再去打扰了。”

大夏撤兵，若没有他的命令，方湛是断然不会撤兵的。

虽然不知现在伤势如何了，但人应该是醒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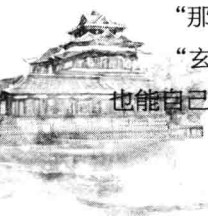
只要知道他还活着便足够了，她在这里见到他，大约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回了玄唐想来以后至死也难再相见了。

青湮见她心中已有决断，便也没有再出言相劝了。

凤婧衣平息下心底的暗涌，转身道，“我们下去吧。”

“那你以后作何打算？”青湮并肩跟着她从城墙往下走，一边走一边问道。

“玄唐现在百废待兴，先帮凤景安定朝堂再说吧，好在他现在已经长大了，许多大事也能自己做主了。”凤婧衣眉目笑意微微，侧头望了望她问道：“你呢，你和淳于越准备什



么时候成亲？”

“我不会和他成亲。”青湮沉下脸来道。

凤婧衣失笑：“为什么？”

这两年，看他们两个关系也算小有进步了，怎么一说起成亲的事，她还是这副模样。她不由得暗自同情了一把淳于越，看来要想得偿所愿，还得等下去了。

“不为什么。”青湮平静地说道。

凤婧衣也知她的脾气，虽然很同情淳于越，却又不好太过帮着他。

“淳于越还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把公子宸她们的伤势调养好？”

“最少也得一两个月。”青湮说着，望了望她追问道，“是有什么事？”

“我想和公子宸追查冥王教和傅家的事，总感觉背后没有那么简单。”凤婧衣说着，不由拧起了眉头。

她很清楚傅锦凰的个性，栽在她手里之后，总会找机会再对付她。

傅家在大夏多年，却暗中与冥王教有牵扯，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阴谋，她现在也一无所知，不过这个姿子是她捅出来的，也该由她亲手解决。

虽然现在冥王教并没有什么动静，但他们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朝廷都是莫大的威胁，而现在她们对它没有一点了解，将来若真是交起手来，只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尤其，玄唐刚刚复辟，正是薄弱的时候，已经再禁不起多大的风浪了。

青湮闻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道：“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公子宸现在重伤在身，起码两个月内是不能做什么的，而这件事又是非同小可。

“你和沐烟，还有星辰就别参与其中了，白笑离说过你们不能跟冥王教的事扯上关系，虽然不知是何原因，但总归是为你们好的。”凤婧衣淡笑说道。

青湮无言以对，这件事确实是白笑离一再交代过的，她们多年以来也一直遵守着。

两人刚从城墙上下来，风景和萧昱也刚刚安排好驻守的兵马回来，下了马便迎面过来了。

“皇姐！”

“你们回来了。”凤婧衣轻笑道。

风景刚过来，望向青湮道：“青湮姐姐，我们先去驿馆吧，沁芳一个人在那边收拾，我们看能不能帮上什么。”

青湮知道他不过是想叫走她，让那两个人能独处，没有多问什么便跟着一起走了。

萧昱望着两人离去，无奈地笑了笑：“以为他有个一国之君的样子了，还是跟个孩子样。”

凤婧衣默然含笑，没有说话。

萧昱伸手挠了挠她身上的披风，抬眼看到她额头的伤不由得叹了口气：“这都半个月了，怎么还没见好？”

“没事，总会好的。”凤婧衣笑了笑。

萧昱伸手牵住她的手，一边往驿馆的方向走，一边道：“过两日，我就要回北汉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凤婧衣怔了怔，一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萧昱沉默了一会儿，又道，“不过我回去要忙很多事情，你现在又有伤在身，去了我怕也是照顾不好你。”

刚刚从大夏回来，他想她还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是很紧急的事情吗？”凤婧衣问道。

这段时间她不在玄唐，他既要顾着北汉那边，又要帮着凤景这边，时常这样两头跑，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父皇现在身体越来越差，前线的战事加上朝中的政事，总之是没什么空闲的。”萧昱说着，不由得叹了口气。

“我和凤景也准备要回金陵，朝中官员选拔想必也要费一些时日，安顿好了我去北汉看你。”凤婧衣道。

萧昱眉眼间染上笑意，牵着她的手紧了几分：“凤景现在大了，你也不必事事为他操心，让他自己多做些主，你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休养身体。”

凤婧衣含笑无奈地点了点头，道：“知道了，太子殿下。”

“阿婧，这次回丰都之后，我打算和父皇商议好我们的婚事。”萧昱坦然说道。

凤婧衣顿步，沉默了半晌道：“这件事……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萧昱失笑，一把将她拥入怀中道，“阿婧，我等你嫁给我，已经等了太久了。”

如果没有三年前那一场变故，她早已是他的妻。

“萧昱，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清白之身了，你应该知道的。”她坦然说出这个不争的事实。

他是北汉太子，将来更是北汉皇帝，娶这样一个她，虽然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但将来难保她曾在大夏宫里的事，不会被北汉朝中人所知，届时只会给他惹来更大的麻烦。

“我知道，可是我要娶你的心意，不管从过去还是到现在，从来不曾因任何事而改变过。”萧昱深深地望着她的眼睛，道，“阿婧，不要再让我等下去了。”

他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未知的风浪，但他绝对不能再一次失去她。

他要娶她，迫不及待要娶她为妻，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她是他的太子妃，他未来的皇

·008· 后。

“萧昱，我……”凤婧衣沉默了许久，鼓起勇气想要告诉他自己所想，却又被他给打断了。

“你说过的，我们已经成过亲了。”萧昱温柔地抚着她清瘦的脸庞，笑着说道，“但

是，婚礼总要补上的。”

凤婧衣看着他，话几番到了嘴边，终究还是说了出来。

“萧昱，我动过心，对夏侯彻我动过心。”

她可以不告诉他，答应和他成亲，可是她骗不过自己的心。

她不想欺骗了夏侯彻，转过头来又欺骗他。

她知道这个答案会伤他的心，但她想，她应该告诉他。

萧昱面上的笑意僵硬，而后缓缓地沉寂了下去，这个答案他不是不曾想象过，却没有想到会从她的口中如此残忍地说出来。

凤婧衣垂下眼帘，有些不敢直视他此刻哀痛的目光，低声道：“我不想骗你，在大夏三年里，我是真的对他动过心，这样的我……已经不配再嫁给你了。”

他在那个人面前始终不敢承认的话，却在这个人面前坦白了。

萧昱久久地沉默，一颗心仿佛瞬间坠落进了冰凉的湖底，这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自己倾心所爱的女人，却告诉你，她爱上过另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还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

“阿婧，这样的话，我真宁愿你永远不要说。”萧昱苦笑叹道。

“对不起，可是我不能骗你。”凤婧衣道。

她无法带着那样的秘密，却装做若无其事地与他成亲。

萧昱伸手抚了抚她鬓角被风吹乱的发丝，没有勃然大怒地质问，却是道：“阿婧，我已经说过，我要娶你的心意，从过去到现在从来不曾因任何人任何事改变，直到这一刻，依然是。”

凤婧衣怔怔地望着他，面对他的执拗与深情，她无言以对。

萧昱垂目，无奈地笑了笑，坦然道，“我不得不承认，听到你说的话很痛心，甚至很愤怒，可是这一切怎么也没有让我放弃你更痛苦。”

这么多年了，这个人早就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上，要他放弃她，等于让他放弃生命一般。

凤婧衣咬着唇，有些自责说出那样伤他的话。

萧昱叹息的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叹息道，“阿婧，别再让我等了，好吗？”

他不想再追究她在大夏的事了，也不想再去追问她与夏侯彻之间的任何事，只要她现在回来了，此刻在他身边。

一切，便已足够。

他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不是说夏侯彻的三年就能抵消的，他们还有一生的时间相守，足够让她忘掉过去，忘掉那个本不该出现在他们生命中的人。

凤婧衣抿唇久久地沉默，终究还是在他期待的目光中点了头。

她不知道自己要多久才会忘了那个人，但是于情于理，她不能再辜负这个陪伴在她身

边多年的男人。

萧昱笑着将她拥入怀中，吻着她头顶的发，喃喃说道，“我要请凤景帮我在金陵再准备一场婚礼，我们说好的，要在那里成婚。”

这是他们三年前在那里未能完成的大婚，虽然迟到了三年，但所幸上天还是给了他们一次重来的机会。

他们成了亲，她便是北汉的太子妃，去丰都那里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好。”她应声道。

“我想我大约要很多天都睡不着觉了。”萧昱突地笑语叹道。

“为什么？”她仰头望他，有些不明所以。

“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要美梦成真了，当然高兴得睡不着。”他说着，又突然道，“嗯，我回去要好好谢谢丰都城的河神，一定是他听到了我的话，才把你送回到了我身边。”

凤婧衣看着眼前笑容欣喜的男人，心情也不由得明快起来，挑眉道：“你就只知道谢河伯？”

萧昱失笑，温柔地说道：“当然还要谢谢我的阿婧。”

凤景几人站在驿馆门口，伸着脖子瞧着站在外面半晌不进来的人，不由得急着叫道：“皇姐，萧大哥，你们到底说完了没有，老站在门口我们都不好意思出去打扰你们了。”

萧昱回头瞅着几人，拉着她进门笑着道：“我和阿婧要成亲了。”

几人一点都没有恭喜的意思，齐声道：“早就听到了。”

凤景坐上正座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皇帝的架势，说道：“太子殿下，你一没向朕提亲，二没下聘礼，这就想拐跑朕的皇姐，是不是太失礼了？”

萧昱上前一把将他从椅子上拎下来：“臭小子，才几年工夫，跟我们摆起皇帝架子了？”

“皇姐，皇姐，快救我……”凤景从他手里一脱身，赶紧钻到了凤婧衣身后躲着，伸着脖子便冲着萧昱道，“对小舅子不敬，小心我把皇姐许给别人。”

“你敢？”萧昱一把将他从凤婧衣身后揪出来，狠狠地敲了敲他额头，疼得他哇哇直叫才罢手。

凤景一手捂着额头，一手挽住凤婧衣，可怜兮兮地低声道：“皇姐，这个驸马太不讲理了，回金陵之后我们还是重新挑些青年才俊……”

他正说着，被萧昱狠狠瞪了一眼过来，连忙闭上了嘴。

一时间，院子里欢笑一片。

玉霞关停留了三日，凤景安排好了留下驻防的兵马，一行人准备回金陵，萧昱也不得不北汉朝中一次又一次急奏的催促下踏上回国之路。



凤景先上了马，冲着萧昱道：“萧大哥，等定好了婚期，我会写信告诉你的，可要是你自己再赶不回来，我可不会让皇姐再等你的。”

“臭小子，你话真多。”萧昱瞪了他一眼道。

“好了好了，知道你嫌我话多，我们先走了。”说着，望了望凤婧衣道，“皇姐，你们慢慢话别吧，我们在前面等你。”

说罢一行人却已经快马扬尘而去，将她一个人留在了原地。

半晌，凤婧衣回过头对上含笑而立的男子，却一时不知该开口说些什么。

“你一路小心。”

萧昱伸手拉住她的手，低眉看着她手上还未愈合的伤，叮嘱道：“不用担心我，你自己回去之后好好养伤，我已经向淳于越说过了，请他暂住在玄唐一段时间为你调养身子。”

“嗯。”凤婧衣低眉点了点头。

“边境的战事最近应该不会再有大的交战，我也都向几位将军交代好了，你不必再操心，回去只要乖乖休养就行了。”萧昱看着她清瘦的脸，不由得心疼地叹了口气。

夏侯彻如今重伤在身，想来前线和后方也无多少精力兼顾，不管是因为伤势状况，还是因为她，起码暂时不会再发兵玄唐了，只是南宁城那边似乎并没有罢手的意思。

不过，如今她已经平安回来了，他悬着的心也算安稳了，至于以后的事，且走且看吧。

“你也是，不要只顾着战事朝事，注意休息。”凤婧衣道。

萧昱笑了笑，伸手将她拥入怀中，轻抚着她的背脊叹道：“真想把你装口袋里带回去，想你就能拿出来看看。”

好不容易等到她回来了，自己又要赶着回国，继续忍受相思之苦。

凤婧衣被他的话逗笑了：“好了，天色不早了，早些启程吧。”

萧昱却抱了好一阵不愿松手，跟个耍赖的孩子一般：“让我再抱一会儿。”

凤婧衣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靠在他的怀里。

半晌，萧昱终于松开手，低头在她额头落下一吻，笑着道：“我会尽快办完事去金陵找你。”

“好。”凤婧衣含笑点了点头。

萧昱抬手让人牵来了马，道：“你先走吧，等你走了我就上路。”

凤婧衣无奈叹了口气，任由他扶着上了马，道：“保重。”

萧昱将手中的缰绳交到她手里，笑着道：“等着我去娶你。”

凤婧衣笑了笑，掉转马头朝着南方而去，走了好远回头望了望，一身素袍的人还站在原地，朝着她含笑挥了挥手。

她不由得抬手挥了挥，冲他无声告别。

直到她彻底走远了，萧昱方才上马带着一众亲随朝着相反的北方策马而去，只是整个

人都洋溢着难言的喜悦。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处理好一切，前去金陵娶她为妻，却不想这一别，再相见之时上天竟是给了他那样一个难题。

凤婧衣一行回到金陵之后，没有直接回宫，而是带着风景直接去了上官家的墓园拜祭了上官老丞相和素素，风景为素素在墓园立了衣冠冢，也为死在盛京的旧臣在金陵建了忠义祠。

“时辰不早了，宫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先回去吧。”凤婧衣望了望边上的风景，道。

风景面色沉静地站在墓前，神色有些难言的哀痛，说道：“皇姐，你先回去吧，我想陪老丞相和素素说说话。”

凤婧衣想开口再相劝，沁芳却先出声道：“主子，我们先回去吧。”

她不由得奇怪地望了望沁芳，只是叮嘱了风景早些回去，便先带着她走了。

两人走出了一段，她回过头看到风景在素素的墓边坐了下来，心中不由得一震。

“主子以往勤于政事，小主子和上官小姐素来亲近些，感情也当然不一般，之前一直没有人向他提起上官小姐过世，他还一直以为人还活着的，直到自青城山回金陵之后方才知道的。”沁芳说着，不由得叹了口气。

“你是说……”凤婧衣目光深深地望了望沁芳，她的言下之意，风景是喜欢素素的。

素素虽然比她年小一岁，但也还是比风景长五岁，加之也有些贪玩，她以为两个人只是合得来的玩伴而已，从来不曾往这方面想。

“小主子身边的人不多，对上官小姐有这样的的心思也不奇怪，奴婢也是瞧见几回小主子给她送东西猜测出来的，这衣冠冢还是小主子亲自立的。”沁芳低声说道。

凤婧衣无奈地叹了口气，一边往墓园外走，一边说道：“等过些日子，朝中官员定下来了，你打听着哪家有与风景年纪相仿的女儿。”

“主子这是要替小主主张罗亲事了？”沁芳笑语道。

“素素总归是不在了，便是她还活着，他们两个也是不可能的。”凤婧衣一边往山下走，一边道，“风景今年也到十七岁了，我成了婚之后必然不可能再留在玄唐，他身边总需要个帮衬的人。”

素素倒是个好姑娘，可是她现在不在了，可即便她还在，她心里的人也不是风景。

“奴婢一定暗中留心着，等瞧着有品貌好的再禀报主子。”沁芳笑语道。

“最近想来事情也不少，我只怕自己一忙给忘了，你替我记下了留意着。”凤婧衣侧头望了望她，叮嘱道，“等你瞧好了，召进宫来见一见，若真有适合风景的便将人留在宫里，让她先与风景相处着试试，虽说如今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总要能让他们两人合得来，不然我瞧着好的了，硬塞给他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主子顾虑得周到，可回来之前太子殿下一直叮嘱要奴婢伺候您好好休养，您这一回

来又是要忙着帮小主子朝政，又是要操心他的婚姻大事，回头太子殿下回来了，又得责罚奴婢的不是了。”沁芳说道。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这不是好好的，还要怎么休养了？”凤婧衣失笑道。

回了宫里，她还是住进了以前的寝殿，飞凤阁。

凤景直到天黑才回到宫里，凤婧衣等着他一起用了晚膳，却并没有向他追问任何有关上官素的事，虽然询问了些朝中的事务，便嘱咐了他早些回去休息。

玄唐刚刚复国，一切都还是千头万绪，凤景也已经到了亲政的年纪，故而在朝中事务上她也不会再替他做主，虽然还是有些不放心，但也只是在侧旁听，私下才向他提议参谋。

回国整整一个月，几乎都是在忙碌中度过，公子宸和沐烟等人都留在宫里养伤，闲来无事便接手了帮她 and 萧昱准备大婚之礼的差事，不过这也让要忙于朝政的她和凤景轻松了不少。

一早，她刚用过早膳准备前去勤政殿，凤景便满面喜色地匆匆来了飞凤阁，隔着老远便叫道：“皇姐，北汉有人送聘礼过来了。”

沁芳看着一脸喜色走近的凤景，不由得笑道：“瞧小主子那高兴劲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娶亲呢。”

凤景挠了挠头，道：“我这不是替皇姐高兴嘛，走，快去看看，送了好多宝贝过来呢。”

说着，拉着凤婧衣便往勤政殿那边走。

一进了大殿，她也不由得被一屋子琳琅满目的东西看花了眼。

“末将况青见过唐皇陛下，见过长公主。”况青扶剑跪下，行礼道，“太子殿下朝事繁忙，末将奉命代太子殿下送聘礼前来金陵。”

“况将军免礼。”凤婧衣淡笑道。

“谢长公主。”况青起身，将礼单呈上道，“这是聘礼的礼单，还有太子殿下托末将交给长公主的亲笔书信。”

凤景笑了笑，将礼单拿了过去，将书信给了她道：“这个我看，这信我就不看了。”

凤婧衣瞪了他一眼，将书信收了起来，道：“北宁城一别，看来况将军高升了。”

“承蒙太子殿下不弃，如今已调任在丰都任职了。”况青道。

“况将军一路辛苦了，本宫已经让人备了早膳，况将军带大伙先去用膳吧。”凤婧衣道。

况青拱手谢恩道：“多谢长公主。”

凤婧衣带着一行人前往后宫，一边走一边询问了几句萧昱在丰都的情况，凤景走在边上饶有兴致看着长长的礼单，甚是满意的样子。

“聘礼原本应该早些日子送到的，只是礼单上好些东西是太子殿下费了些功夫才搜罗来的，故而日子晚了些，还请唐皇陛下和长公主见谅。”况青道。